

梁實秋著

西雅圖雜記

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目次

西雅圖雜記

一、豆腐乾風波·····	五
二、山杜鵑·····	一〇
三、斯諾夸密瀑·····	一六
四、康乃馨牛奶·····	一八
五、你來摘·····	二二
六、母親節·····	二五
七、超級市場·····	二八
八、由廚房說到婦女解放·····	三一
九、鎖門出遊·····	三六
一〇、華盛頓首府·····	三八
一一、國立美術陳列館·····	四一

一二、白宮·····	四三
一三、到紐約去·····	四五
一四、自由神像·····	四七
一五、帝國大廈·····	五一
一六、大都會美術館·····	五四
一七、最大的商店·····	五六
一八、州際公路·····	五七
一九、哈佛的嬉皮少年·····	六〇
二〇、尼加拉瀑布·····	六三
二一、福德故居·····	六六
二二、安德孫號驅逐艦·····	七〇
二三、拔卓特花園·····	七三
二四、社會不安·····	八二
二五、吃在美國·····	八七
二六、模 型·····	九一

西雅圖雜記

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我和季淑登上西北航機到美國去「探親」。「探親」是法定名詞，觀光旅行是不可以的。搭上飛機才舒了一口大氣，因為辦出國手續拖了將近兩個月之久，這一段經驗使人畢生難忘。我首先訪問歐亞旅運社，總經理程樹仁先生是老同學，當然格外關拂，辦事人告訴我要出國需過三關：

- (一) 僑委會①填寫出國申請表②具結書③戶口謄本④駐美使領館證明書⑤相片兩張。
- (二) 警備司令部①填寫出入境證申請表(需保人)②戶口謄本③僑委會許可證明書④相片四張⑤工本費四十四元。
- (三) 外交部①填寫護照申請表②出入境證③戶口謄本④工本費二百一十四元⑤三吋方形相片三張。

我不厭煩的把這一關的要求開列在這裡，爲的是「騙倒他人」，以前我不知道有什麼人曾經這樣備明扼要的公開的把金針度人。十幾年前有一位朋友出國求學，他還有兵役問題夾雜其間，各處奔走接洽，搞得七葷八素，臨行之前號啕大哭着說：『我不想出國了！』多謝近年來的政府「便民」措施，以及高人指點貴人相助，我沒有費太多手腳，但是感到此事仍不太簡單。例如僑委會第一關，我填表時在職業一欄寫的是師大教授（已退休），僑委會就給打了退票，需要補報學校同意書，我托人向師大請求同意，師大的負責人說得難照辦，例不可開，再度懇求給予退休證明書，始蒙照辦，後來僑委會也沒再有話說。也許是毛病出在我自己，當初若填「無業遊民」可能少些週折。第二關警備司令部辦事很迅速，只是出入境要有人擔保。我生平最怕給人作保，更怕求人擔保我。我保人，我怕負不了責；人保我，我怕欠下人情。無可奈何中我求老友吳延環先生作保，他一口答應，我說：『你放心，我半年之內必定回來。』他說：『你不回來，我也保。』一個人難得有這樣痛快的好朋友。保人簽蓋還不算，還蓋上了保人服務機關的大印，紅色斑斕，好生體面！出入境拿到手，趕快到外交部過第三關，沒有任何麻煩就通過了。黃皮膚是必需的，今年只要打預防牛痘針，可是季淑怕種痘，幾十年前爲庸醫種痘吃過大苦頭，提起種痘就怕，『難道老太太還會出化兒麼？』『不行，這是規定，非打不可。』結果這一關也順利過去了。

最後贖下領事館簽證，事前我的女婿寄來一份公證人代書的宣誓證明書，大致說：『本人邱士燮茲宣誓作如下之聲述：妻邱梁文蕙與余本人邀請她的父母梁實秋教授及夫人前來西雅圖小住半年。……余現任華盛頓大學統計學教授，月薪若干元，現有住宅一所，銀行儲蓄若干，未負債，足以供應梁氏夫婦在此期間之生活費用，不至使成爲國家社會之負擔。』這一紙聲明不但使領事先生放心，我也不愁流落他鄉了。有此一紙聲明，簽證遂於十五分鐘內辦妥。經過這樣的兩個月的奔走，登上飛機之後如何能不舒一口大氣？

我們到美國去，探親當然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我自從退休以後還不曾真正「休」過，而我和季淑於民國十六年結婚迄今四十三載也還不曾作過蜜月旅行，『遲一些總比沒有強』，所以才下決心擺擋就道。此外沒有任何目的或是計劃。在西雅圖住了四個月，家人團聚的情趣是不消說的，那地方的天氣實在好，我清晨散步，上坡下坡，雖在盛暑而空氣清冽，是一大享受。住了不久，我即病足，不良於行，僵臥十餘日，想到黃山谷的詩句：『意氣傲睨貴壯年，不早計之且衰朽』，看樣子我還是嫌晚了一步。病愈，我們舉家飛華府，經紐約、波斯頓、水牛城，進入加拿大尼加拉瀑布，又返回底特律，飛返西雅圖。本來有意到英國一行，看看愛文河上的斯特拉福，可是自忖衰朽，意興闌珊，遂於八月十九日逕返臺北，英倫之遊俟諸異日。

飛機到達臺北是在凌晨四時，行李遍尋不着（東京換機時被辦事人丟在那裡），以爲是遺失了，只好垂頭喪氣的回家。臺北的氣候濕熱，一下子好像是掉在熱粥鍋裡，渾身黏汗。第二天行李運到，航空公司通知我去具領，進入海關時有一位官員要驗護照簽發通行證，相當威嚴，海關裡面執行檢驗的官吏則極爲和氣而有禮貌。征塵初卸，說不出的有一種輕鬆。『金窩銀窩，不如家裡的狗窩。』英國詩人赫巴特（George Herbert）也有這樣的兩行詩：

My house, my house, though thou art small,

Thou art to me the Escorial.

我的家，我的家，你雖然小，

對我卻和王宮一樣的好。

當然這只是主觀的感受，誰都明白自己的蝸居和西班牙的王宮有什麼區別。說到蝸居，我應該特別感謝陳祖文先生伉儷，在我出國期間爲我照料這個家——這個並不能像蝸牛似的背着走的家。沒有他們二位委屈幫忙，我們根本走不成。

在美期間，除了出遊之外，大部分時間都在西雅圖，見聞和感想不能說一點沒有，不過當時並未記載下來，事後追憶，拉雜寫在這裡，無以名之，名之爲「西雅圖雜記」，算是爲我們在這異邦城市中小住四月留下一點痕跡。

六十年九月十四日在臺北

一、豆腐乾風波

踏上美國本土的時候，海關人員就遞過一張印刷品，標題是「致光臨美國的諸位來賓」，開端是由美國總統寫給各國旅客的一封信，內容如下：

各國來賓：

凡踏上美國國土的人，無需自居爲客，因爲美國本是由許多國家、膚色、與信仰的人們所組成的一個國家。我們是崇信個人自由，所以我們共享來自許多國土無數人民的目標與理想。

美國歡迎諸位自海外光臨，認爲這是指向國際了解與世界和平之一重要步驟。諸位即將發現，吾人將熱烈的向諸位展示本國種種，但亦同樣熱烈的謀求關於貴國的認識。無疑的，諸位對於美國必已稔知不少事物，大部分必已訪問過本國。本國人民甚願貴國有更多的人光臨。我們均願竭盡全力使諸位之訪問愉快而且值得懷念。

美國總統

這一篇官樣文章措詞立意均屬平庸，沒有駢四儷六，擲地不會作金石聲，但是出語自然，辭能達意，而且由一國元首出面，和你『忘形到爾汝』的交談起來，這情形就不尋常了。這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種禮貌的表現，禮多人不怪，可以稍稍抵消一些海關人員經常難免引起的不愉快。

我在今年四月廿一日在美國西部的西雅圖辦理入境手續，並沒有什麼大不愉快，除了檢查太細耗時太多以外。當年奧斯卡·王爾德初抵紐約，海關人員問他：『有什麼應該上稅的東西要申報麼？』王爾德答道：『除了我的天才之外沒有什麼可申報的。』這是王爾德的作風，任何人都會一笑置之的。美國海關的規定，我早就略知一二。所以我一不帶黃金，二不帶白麩（海洛因），三不帶肉鬆牛肉乾。海關人員檢查我的東西，我無所恐懼。檢視護照的時候，一位高高大大的美國化在我手提包裡翻出一盒官燕，他眉毛豎起，楞住了。

『這是什麼東西？』他問。

我據實告訴他，『這是「鳥窩」，燕子的窩，可以吃的。』

他好像是忽然想起來了：東部瀛洲是有一種古怪的人，喜歡吃鳥窩，煨爲燕窩湯，還認爲有清痰開胃之功。顯然的他以前沒有看見過這個東西。他立刻高舉燕窩，呼朋引類大聲喊叫：『喂，你們來看，這傢伙帶了一盒燕窩！』登時有三五人圍攏了來，其中有一個年輕

小伙子伸長了橡皮脖子，斜着腦袋問我：『你愛吃燕窩湯麼？』我爲省事起見，點點頭。其實我才不愛吃這撈什子。看見這東西我就回憶起六十多年前我祖母每天早晨吃那一盅冰糖燕窩的情形，燕窩是晚上就用水泡着，翌日黎明老張媽戴上花鏡弓着背用一副鐮子細吹細打的摘取燕窩上黏附着的茸毛，然後放在一隻小薄銚兒裡加冰糖文火細燉。燕子啖魚吐沫累積成窩固然辛勞，由島人冒險攀緣摘取以至煮成一盞燕窩湯也不是簡單的事。而且其淡而無味和石花菜也相差不多。何苦來哉！

美國海關檢查入境行李本來是例行公事，近年來人心不古，美國也壁壘森嚴了。在行李檢查室旅客大擺長龍，我看着在我前面的人在翻箱倒篋之後的那副尷尬相，我也有一點心寒。我的行囊裡有一大包豆腐乾，這是我帶給士耀文齋的禮物。住在國外的人沒有不想吃家鄉食品的，從海外歸來的人往往以飽啖燒餅油條爲最大的滿足。所以我這一包豆腐乾正是惠而不費的最受歡迎的珍品。但是只知道吃熱狗牛肉餅的美國人怎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呢？黑不溜秋的，軟勒咕唧的，放在鼻頭一嗅，又香噴噴的。

『嗨，你這是什麼東西？』海關人員發問了。

我據實告訴他：『這是豆腐，脫去水分而成豆腐乾。』

『豆腐？——』他驚疑的說，搖搖頭，他心裡大概是說：『你不用騙我，我知道豆腐是

什麼樣子，這不是。』他終於忍耐不住表示了疑問：『這大概是肉做的罷？』如果這是肉做的，就要在被沒收之列。所以我就堅決的否認。我無法詳細的對他說明，豆腐是我們漢朝淮南王劉安所創始的，距今已有兩千多年，豆腐加工而成爲豆腐乾，其歷史也不會很短。我空口無憑，無法使他相信豆腐乾與肉類風馬牛不相及。最後他說：『你等一等，我請農業部專員來鑒定一下。』這一下，我比較放心，因爲我知道近年來美國的知識分子已開始注意到豆腐的營養價值及其烹調方法。果然，那位專員來了，聽我陳述一番之後，摸了摸，聞了聞，皺皺眉頭，又想了想，一言未發的放我過關。

海關人員臊不搭的饒上這麼一句：『你們中國人就是喜歡帶些希奇古怪的藥品和食物！』

他的話不錯，我確是帶了不少藥品和食物，不過是否希奇古怪，卻很難說。食物種類繁多，各民族有其獨特的風俗習慣，少見則多怪。常有外國人說，我們中國人吃蛇、吃狗、吃蟲、吃蠶蛹、吃魚翅、吃鳥窩，……好像是無所不吃，又好像有一些近於野蠻。這就是所謂少見多怪。最近有一位美國人 James Trager 寫了一本大書 "The Food Book"，講述自伊甸園起以至今日各地食物的風俗習慣，當然也講到中國，他說中國人吃猿猴的嘴唇，燕子的尾巴，鳥舌湯，炸狼肉。海外奇譚說得這樣離譜，我只好自慙孤陋寡聞了。

美國海關人員的態度實在值得稱道。他們檢查得細緻，但是始終和顏悅色，嘴角上不斷的出現笑容，說話的聲音以使我聽見爲度，而且不斷的和我道幾句家常，說幾句笑話，最後還加一句客套：『祝你旅中愉快！』我在檢查室耗費了一個多小時，要生氣也沒法生氣。倒是來接我的家人們隔着玻璃窗在外面等候，有點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我和季淑走出檢查室，士耀文薺帶着君達君邁給我們獻上兩個花束。這兩個孩子爲了到機場接我們，在學校請了一天假，級任老師知道了他們請假緣由之後特從她自己家園中摘取一大把鮮紅的鬱金香，交給他們作爲花束的一部分。誰說美國人缺少人情味？

二、山杜鵑

山杜鵑，英文作 rhododendron，字首 rhodo—表「玫瑰」之義，字尾—dendron 表「樹」之義，故亦可譯做「玫瑰樹」，事實上這植物開花時節真是花團錦簇，而軀幹修偉，可達三十幾英尺之高，蔚為壯觀，稱之為樹亦甚相宜。是石南屬常青灌木之一，葉子是互生的，春夏之交枝端綻出色彩鮮艷的繖狀花，光采照眼，如火如茶。花的顏色種類繁多，有紅的、白的、粉紅的、淡紫的，濃淡深淺各極其致。品種也很多，據說馬來羣島、澳洲北部、中國高山及喜馬拉雅山上都有分佈。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我們在四月底匆匆就道，就是生怕誤了這個花季。

還好，我們到達西雅圖，正趕上這個花季的尾聲。這種花，華盛頓州引以自傲，奉為州花，其實西維吉尼亞州也是視為州花的。西雅圖地處美國的西北角，在太平洋的邊緣，在冬天有暖風向西南吹，在夏天有阿拉斯加海灣的冷氣從西北方襲來，所以終年不冷不熱，不濕不燥，正適於山杜鵑的生長。市區本身約九十平方哩，人口五十多萬人，（包括郊區則有一百一十多萬人），和許多其他地方比較起來稱得上是地廣人稀。美國的住宅方式和我們的不同，他們好像是不喜歡圍牆，每家門外都是或大或小的花園，一片草地，幾堆花叢，家與家

之間偶然也有用矮矮籬笆隔離的，但是永遠遮不住行人的視線，那萬紫千紅競奇鬥妍好像是有意邀行人的注目。西雅圖是建立在七座山頭之上，全市的地勢都是上上下下，我們住的地方有高屋建瓴之勢，所以我從窗戶望出去，到處是花樹扶疎，蓊蓊鬱鬱。山杜鵑好像是每家都有幾棵，或栽在房檐下，或植在草地中間，或任其在路邊生長。我清晨散步，逐戶欣賞那無數的山杜鵑，好像都在對着我笑。這裡住家的主人主婦，在整理庭園上誰也不甘落後，你剪草地，我施肥，你拔莠草，我澆水，大概就是爲了贏得行人一聲讚歎罷。人與人，家與家，……本來何必要隔上那麼一堵牆？我譯過一首美國詩人佛勞斯特的詩，不禁的想起了它：

補牆

有一點什麼，它大概是不喜歡牆，
它使得牆腳下的凍地漲得隆起，
大白天的把牆頭石塊弄得紛紛落；
使得牆裂了縫，二人並肩都走得過。
士紳們行獵時又是另一番糟塌：

他們要掀開每塊石頭上的石頭，

我總是跟在他們後面去修補，

但是他們要把兔子從隱處趕出來，

討好那羣汪汪叫的狗。我說的牆縫

是怎麼生的，誰也沒看見，誰也沒聽見，

但是到了春季補牆時，就看見在那裡。

我通知了住在山那邊的鄰居；

有一天我們約會好，巡視地界一番，

在我們兩家之間再把牆重新砌起。

我們走的時候，中間隔着一垛牆。

落在各邊的石塊，由各自去料理。

有些是長塊的，有些幾乎圓得像球，

需要一點魔術才能把它們放穩當：

「老實呆在那裡，等我們轉過身再落下！」

我們搬弄石頭，把手指都磨粗了。

啊！這不過是又一種戶外遊戲，

一個人站在一邊。此外沒有多少用處：

在牆那地方，我們根本不需要牆：

他那邊全是松樹，我這邊是蘋果園。

我的蘋果樹永遠也不會踱過去

吃掉他松樹下的松毬，我對他說。

他只是說，「好籬笆造出好鄰家。」

春天在我心裡作祟，我在懸想

能不能把一個念頭注入他的腦裡：

「爲什麼好籬笆造出好鄰家？是否指着

有牛的人家？可是我們此地又沒有牛。

我在造牆之前，先要弄個清楚，

圈進來的是什麼，圈出去的是什麼，

並且我可能開罪的是些什麼人家。

有一點什麼，它不喜歡牆，

它要推倒它。」我可以對他說這是「鬼」，

但嚴格說也不是鬼，我想這事還是

由他自己決定罷。我看見他在那裡

搬一塊石頭，兩手緊抓着石頭的上端，

像一個舊石器時代的武裝的野蠻人。

我覺得他是在黑暗中摸索，

這黑暗不僅是來自深林與樹蔭。

他不肯探究他父親傳給他的格言，

他想到這句格言，便如此的喜歡，

於是再說一遍，「好籬笆造出好鄰家。」

因西雅圖家家戶戶不設圍牆，我想起了這首詩，但是我也想起了我們的另一句俗話：『親兄弟，高打牆！』

季淑愛花成癖，在花廠看到大片大片盆栽的山杜鵑，流連不忍去，我慫恿她買下最小的一盆，再囑咐我也要把它攜回臺灣。不料放在洋臺上，雨露浸潤，個把月的功夫，抽芽放